

我思我写

寻找诗歌背后的群体

□孙青瑜

近些年不断有文友赠诗集给我,一篇篇细读下去,恍惚间发现竟有千篇一律之感。诗中表现的不是小情小爱,便是自怜自爱,个人情感的背后看不到集体经验,小情背后没有大情,个人背后缺失群体。当然,写个人情感不是不可以,因为情感主题一直是中古诗学的主要母体,如“多情自古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是在书写失恋中的个人情感,但它却不是个人的,因为它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失恋群体。套用老子的话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人。窈兮冥兮其中有人。”每一个惨遭失恋的人,几乎都可以套用过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不满。但是再看手头的赠书,却因过于沉溺于个人情绪的书写,让作品失去对集体经验的追问能力,从而缺失一种共性和普遍性,让诗歌本该拥有的厚度越来越单薄和瘦弱。

清代画家在《补遗画跋》中曾说过:“诗意须极缥缈,有一唱三叹之音,方能感!然则,不能感人之音非诗也。”逸、神、妙、能四品的基本审美标

准是不变的。我一直觉得好的诗歌应该以情牵理,或以理牵情,也就是说情理兼容才算是上乘佳作。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情本论和理本论互争多年,论议不休,也没弄明白诗到底是言情还是道理。不管是情本论,还是理本论,情理不是绝对对立的,绝不是顾情弃理,也非讲理不说情,因为情盛可生理,理盛依然可以生情,情理互生,情理共存,诗才会有它应有的厚度和味道。这种情理的互动和共存性,在前人留下的经典中比比皆是。苏轼比谁都讲究情理兼容,写下了千古咏叹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它之所以能经得住千年咏叹,就因有大理深灌于情中。再如那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所以能传唱千年,自然也是有大情灌注在哲理之中。由此可见作为情本论主倡者之一的苏轼,都没有偏此弃彼。

人的情感无外乎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如果艺术家的审美目光过于向内,你的情、他的情、我的情跳动在几

种单调的原情间,很容易造成抒情的“千篇一律”。这种千篇一律与共性、广度无关,而是现代诗人过于沉溺于向内看所导致的表现力的枯萎。

《中庸》说:“合外内之道”,意思是说要通过内在去通达和把握外在的天地之境界。“境界”是“象外之象”理论的另一种说法,指一种空间感。这种空间不只是平常所说的“高境界”之高度,它还指广度和深度,高度、广度和深度三者相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向内看本不是错误,从艺术的生发过程来看,“内”应是诗人创作的原动力。可是,如果将境界一味囿于诗人自家心间那一点拳头大的空间里,艺术的生命力在哪里?艺术的目的在于传达,而非自赏。在艺术传达中,艺术的生命力是由艺术作品与读者间的情感共鸣、认识共鸣、体道共鸣等而喷发出来的,而共鸣产生的基础,则是创作主体对集体经验的追问自觉。正如儒家有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而我所读到的这些诗集,莫说是与天、地相合,连中间的众生都没

有想过,一篇篇沉迷于“小我”的个人情感中。这种过于“小我”的艺术眼界,看似有人,其实是没人的。而好的诗歌看似无人,却是大有“人”在的,比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两句诗看似无人,却写出了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情怀的背后站着一个群体——具有“达济天下”情怀的仁人志士。再比如“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看似是在写“小我”,可诗句传达出的那种“不屈权势的清高和骨气”,却表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再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似无人,作者却通过比兴手法,写出了一个又一个从鼎盛到没落的家族命运……意境说的主倡者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到两个重要概念“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其实是从艺术的生发到艺术营造的自觉提炼过程,从个体体认向纯粹认识的理性转化过程。只有具备了这种自觉意识,方可达到大画家石涛所云的境界:“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

东庄西苑

在鲁院的星空下

(一)鲁迅像前

我是在深秋里再次站在他的面前,踩着枯黄的落叶,来到他的跟前。之前我已经多次到过这里注视或者沉思。这个秋天,落叶再次回到大地上,回到一棵树的内部。树木再次裸露着枝桠,裸露着骨干,无限质感地在时间的路口伫立着。我喜欢看落叶下坠的过程,那轻盈地扑向大地的飞翔,在我看来,是一声声细腻的呼喊,它把世间赋予它的重量、美学还有密布温润的目光,都化作了一次人生的旅程。落叶是幸福的,它知道了归宿,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呢?我可以沿着落叶的道路,回到我远方一棵树的内部。我渴望着,我愿意褪下虚伪、水分还有看不见的鬼魅,似那棵树般在时间之下裸露皱纹、伤口以及真诚,甚至还可以忘记肉体的存在,撕开内心的浆果,呈上稚嫩的思想。

我就是以穿过铺满落叶的小树林的方式抵达他的身边,脚上沾满落叶的色味、落叶的气息。是腐朽吗?还是新生的前奏?我越过落叶的壕沟吗?我不知道一地落叶的阻挡与纠葛,我能否轻易地走出来。落叶在我必经的路上,作了一个不可告知的隐喻吗?但我还是莽撞地来到了他的身边。请原谅我的冒昧与唐突,还有这一次无言的

约会。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或者商榷,在秋天走进深处的某个晨曦,我展开了我和他的约会。尽管我会战栗、恐惧,产生巨大的不安以及一些疼痛与迷茫。

此刻,我站在他的面前,似朗读者般,肃穆、庄重和神圣。他始终保持沉默,甚至经年不语。我知道有些诗句不是依靠嘴唇的诉说,它可以由落叶、道路、雕像或者遍地的野草或明或暗地隐喻、呈现。他站在一块庞大的石头上,挺直身子。实际上他不需要那块无聊的石头。站在他跟前,我们必须用仰望的方式。我小心地伸出手,左手或者右手,我没必要分清哪只手,我只想亲自触摸一下那块寒意中的铁,褐色中充满血与生命的铁啊,在冰冷与炽热中掀起血色的波涛。他一脸的刚毅、坚挺的鼻梁、强悍的胡须,迎着风霜或者雾霭甚至不可预测的灾难,他就那样侧身着,用一只眼看远方,看无穷的辽阔;而那目光,刀刻的目光,时刻保持着犀利。眼睛的前方,是东方,是旭日从地平线上喷薄的方向。我在寻找那一道目光,可惜我看不到。这看不到或许是塑造者的匠心。在尘世,也许我们只能读懂半个他。

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个一直屹立在人类精神深处的呐喊者、战斗者!他就是那个阿累喊出“好瘦啊”的那位先生,除了他还能有谁站在秋天里呢。

(二)那些沉默者

夜深。我一个人怀着莫名的心绪在院中漫步。来鲁院两个月了,夜晚的定时侵入让我一直处于无休止的失眠与巨大的不安之中。是鲁院的静寂或是窗户旁停栖的飞鸟,还是我们在鲁院的夜晚小酌;喝酒、唱歌、彻夜畅聊还是节日的盛会,各种疗伤的药都无济于事,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乱,坐立不安。我在室内徘徊着,一遍又一遍,甚至有一段时间里我近乎成为忧郁症患者,总是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个神秘者在远处召唤我。我打开门,乘着铁笼子的电梯缓慢地抵达一楼,在旋转门的旋涡中,一个人闪身走进夜色笼罩中。夜晚的深处布满寒意,我裹紧肉身,跌跌撞撞地在夜色深处漫游着。夜晚的鲁院是灯语的时分,是与黑暗搏斗的战场,还有那些看不见的灯盏在黑暗中守卫着。那些或明或暗的灯光从地底下钻出来,钻出泥土,蹿过树梢,向着夜穹作无限伸展。地心深处升起的灯盏,是鲁院孕育的精灵!它们整齐地站立在路的两侧,用沉默的眼神打量着黑夜、灌木丛以及地上枯萎的落叶,还有一个孤独的夜游者。

当我走过鲁迅像后,看到前方的银杏树下,一盏盏直射的地灯用镭射的光芒浸润金色叶子,整个林间充

满了神秘莫测还有梦幻。那一刻,这个偏于京城一隅的鲁院啊,我触摸到这偌大的神性与智性的空间。这个院子啊,原来一直沉浸在灯光的照耀中。

我看到黑暗中的那些雕像,如朱自清端坐于池塘边垂钓月色,艾青斜卧椅子上审视东方,或者树木掩映中的巴金低手垂眉等,我诧异于自己的发现,甚至怀疑这微弱的光线我真的能看到他们的宇宙吗?对,是灯光,是路两边的灯光,也是他们自身的光芒!他们的光芒与周围的景物、水波、鱼儿还有草地,融为极具张力的文学时空,花儿展开了思想,鱼儿吐出了词语,水波开始了思考……

我终于读懂了今夜的灯光,找到了一直以来失眠与恐惧的源头,是他们啊,在夜晚的深处,用看见或者看不见的光芒在照耀我苍白的身影。沉默的人们,在午夜照彻着失眠的人啊。不能自己,我返身转回宿舍,敲打出这样的诗句:今夜/我一个人摸黑行走/仰望/看天空深处/一些懂我的星星/啄破黑色的帷幕/在高处/照彻我无法解读的天真/今夜/我一个人摸黑行走/俯首/看瘦弱的石径/一些不眠的灯盏/穿过隐形的栅栏/在路的一隅/默默点燃我无法闪烁的光亮 我知道/在天与地之间/总有一些灯盏在陪伴/总有一些人在失眠——《失眠的人》。

□杜怀超

北京城里的张爽

从现代文学馆正门出来,往左,过了马路十字路口就是“思湘赣”餐馆。在没有被大火吞噬之前,那里是鲁院的第二食堂。它的斜对面,有一家清真饭店,我喜欢那里的羊肉洋葱盖浇饭,不仅15块钱可以解决一顿,还可以听两个肤色很白的淳朴的穆斯林姑娘叨叨我听不懂的方言。有一个星期天,我推门进去,从埋头吃饭的食客中突然发现了一张我来北京最熟悉的脸孔。他坐在最里面那张桌,背对着我,正吃边吃跟旁边一个女人说话。那女人也在吃饭,正对着我,秀丽端庄,安静文雅,皮肤也很白。我不动声色地坐到旁边的桌子,对他们侧目而视。我才突然想起,她应该是他传说中的妻子。他们说话得那么亲热,我不忍心无端去打扰。直到他们吃完,起身要结账的时候,服务员指了指我对他们说,有人帮你们结账了。此时,他才发现我。我终于笑出声来。措手不及的他语无伦次地向他的妻子介绍我。而我发现,他的妻子比他高出一截,而且显得年轻得多。离开餐馆,我们往回走到红绿灯路口,他们要往鲁院走,我要往北,去一趟鲁国城。走远了,我还不时回头看,他们过马路时互相照顾,为对方提防汹涌而来的车辆。那是一个小说家携妻子过马路,小心翼翼,呵护备至。我一直笑,为这小子的艳福和神态。后来,他描述当时见到我的情形,竟说我像一个民工。大概是因为当时我穿得脏兮兮,头发乱蓬蓬,疲惫憔悴,脸上挂着讨薪未遂的焦虑和落寞。

凡是鲁十七的人都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张爽。在鲁院,人们谈论他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他的妻子。我的普通话很蹩脚,不习惯把老婆说成媳妇,也因此常把“媳妇”说成“师傅”,把张爽弄得莫名其妙。他跟我谈论过他所谓的爱情——其实不算爱情。当年他还是乡政府资料员的时候,每天都把写好的文章拿给文印室的姑娘打印,然后复印多份投稿,最后坐等汇款单像雪花一样落到他的身上。那

姑娘被那么多的汇款单惊呆了,虽然每张只有几元十几元不等。但那个精明的姑娘懂得一个道理:细水长流,积少成多,三五年下来,单靠这些汇款单也可以在长安街上买一个店铺。而更要命的是,那时候的张爽,已经开始张罗写小说,信誓旦旦地向姑娘说他要当作家。因此,姑娘对他萌生爱意。这是张爽暗藏多日处心积虑的阴谋。他得逞了,把一个粉丝变成了妻子。当然,那是20年前,如果放在现在,他试试是什么结果。我对爱情不是很有谱的人,我更希望他跟我谈论小说。因此,我们就经常坐在一起谈论小说。他住602,我住609,通常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忙完了,打电话过来,说:“山坡,过来坐坐呗。”于是我随便穿上一件衣服,推开602房的门。他常常是只穿着裤衩,露出跟我一样多的肥肉,腆着肚皮,张罗着给我泡茶,热情周到。在弥漫着淡淡烟味的房间里,我们开始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他的窗外,正对着桑葚树,树上结满了果子,推开窗户,有清香进来。桌面的电脑屏幕上正挂着他的小说稿,题目很诱人,比如《人都说爱桃花》《上帝的女儿都有翅膀》《黑社会》《认识几个姑娘》。他告诉我他正在修改最近写的小说,原来3万字的小说,现在改到了4万字,编辑说总体不错,但退回来让他再修改。有时候我凑上去看一下,感觉确实不错,鼓励他再修改,往狠里改。好小说是靠改得死去活来磨出来的。他就乘机兴致勃勃地介绍他小说的人物原型,故事情节的现实版,想把小说往哪里写。他是有想法有志向的文学青年。我们谈论小说的时候,探讨很多技术问题,像两个手工匠在探讨技艺。我们会说到许多作家,但常常说到也就只有余华、苏童、王朔、铁凝等几个人,先锋小说在我们这里仍有市场;我们会分析许多作品,没有理论,只有乱蓬蓬的体会。对同学的作品,我们私下里评头品足,毫无顾虑。我们都是诚实的人,不会说假话,都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东西印证自己的理

判断。而他的姿态放得很低,貌似谦虚,毫不吝惜地对我恭维,但我很少表扬他,弄得他士气并不高涨。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聊得很晚,聊累了,聊得实在没有话题了,我们就抽烟,喝茶。他承诺带我去看桃花。从开学第一个月说到第三个月,我终于见到了桃花。在北京远郊,靠近密云水库。那儿车水马龙,桃花盛开,一望无际。我需要很多桃花照亮幽然幽暗的内心。张爽的相机很难捕捉到我脸上的微笑,因为我的笑都藏在我心里,很多时候,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笑了。

我和张爽早在“左岸”就认识了,只是没见过面。我们有一帮共同的朋友。我知道他自费办民刊《天天》。那时候我觉得北京非常遥远,张爽也因此离我很远。到鲁院第一天我们便相认了,像两个老兵重逢,一见如故。我对北京人有敬畏感,尤其是有北京户口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去张爽的房间里次数少,因为我窝在房间里看电视《北京爱情故事》,感觉很亲切,近在咫尺,看得泪流满面。张爽以此判断我已经坠入情网。因此,他跟我谈论爱情的时候,我有了兴趣,有了体验,有了动机,有了情感,不再拒绝,原来爱情是可以用来谈论的,尽管我们伸手捉摸不到。跟一个男人探讨爱情,肯定跟这个男人铁到了无法不谈的地步。北京人山人海,没有一个可以谈论爱情的人心里怎么能踏实呢?我不把张爽当成一个地道的北京人,虽然他的祖上就是北京户口,享受着北京人的优厚待遇。因为他是平谷县的,北京郊外的六环以外更远的地方,所以他没有北京人的优越感,憨厚、低调得像外地人。只有我和他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是有北京户口的人,他心里踏实,我心里也踏实。张爽家有店铺,兼有贤妻,衣食无忧,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典型的北京大爷。他对自己在自己家里不做家务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恶行供认不讳,但他有一个体面的理由:我正在写小说,或者正在构思小

说。一个作家的背后往往需要站着一个无私奉献的女人,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作家。而那时,张爽对小说正处于狂热爱慕之中,浑身燥热,热得只要一掂家具就会起火。因此为安全起见,他是不需要做家务。说到这里,总不由得让人想到“羡慕嫉妒恨”这5个被用俗了的字。好在,我在家里也不怎么做家务的,我的理由也跟写作有关。一个写作的男人哪有时间、精力做家务啊,别看我们无所事事的样子,那是发呆,每个作家都需要有充足的时间发呆,特别是中年男作家。只是,我妻子没有张爽的漂亮,她跟我一样,一出生就不是北京户口。张爽很有情趣,会找乐,脸上总是绽放着微笑,脖子上挂着笨重的照相机,走路自信,仰首挺胸,旁若无人,那样子很受女生青睐。他不是鲁十七照相水平最高的人,但却是受差遣最多的人,他的照相机里,有数不清的女生照片,好看的,不好看的,卖萌的,羞羞答答的……不管怎么样,在他的镜头里都得到了升华。在女生中,有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叫娜或,是从“左岸”上捡来的朋友。她小说写得出色。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论文学的时候最有趣,因此,我和张爽没有话题的时候,常常会窜进娜或的房间,说一些笑话或听她说笑话,她肆无忌惮地笑,我们也很有趣地跟着笑,说说笑笑,无聊的一晚就过去了。在鲁院,我更多是跟张爽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谈文学,我常常跟他开一些漫无边际的玩笑,我们常常笑得让人云里雾里。我的幽默感他懂,因此,我把他当成了鲁院最好的同学之一。

时过一年有余,张爽的小说日见长进,在各大杂志攻城掠地。读者的阅读速度往往跟不上作家的创作速度,尤其是遇到井喷期的作家。我从不怀疑张爽的才华,只是觉得他跟我一样,起步稍晚了一些,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什么时候也不能小瞧北京人。我愿意在遥远的边陲仰望北京,仰望张爽。

桃李天下

冯小涓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我是川军》近日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冯小涓是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历史感的作家。《我是川军》讲述了北川山区普通的农家孩子梁草,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却因日军侵华而被抽丁入伍,随川军出川抗战。从此,他原本宁静的生活和美好的憧憬被击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近20年的战争岁月,梁草最后客死他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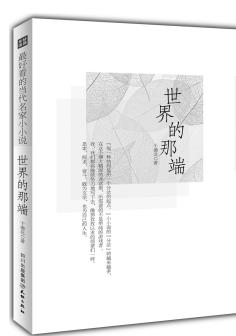
黎民泰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短篇小说集《无处潜伏》近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黎民泰自2003年以来创作的5部中篇小说及2部短篇小说。小说《无处潜伏》描写了国民党潜伏特工,夹杂在强大的历史夹缝中心灵与人格撕裂、扭曲的痛苦状态。小说《迎着太阳》反映了当下中国乡村可喜的民主进步。黎民泰的小说题材宽泛,视角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对人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



于德北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小说集《世界的那端》近日由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出版。《世界的那端》里的很多作品都是第一次发表,比如小说《相逢》《何处是》等。于德北在这部小说集中沿袭了以前关注底层、生命、伦理的创作理念,又拓展了新的创作空间,即从以往的经验中寻找密码,进而追问生命与灵魂的终极归宿。



阿拉提·阿斯木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阿拉提·阿斯木是新疆使用双语(维吾尔语、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这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一位新疆玉王的故事。玉王因涉嫌故意杀人,逃亡上海,做换脸手术后改名换姓重返新疆,然而当他重返新疆后却发现往昔的亲人、友人、情人和仇人,都显露出他们真实的嘴脸,玉王也终于看清了金钱与人性的本质。



“鲁二十一”

近日举办了“昂贵的证据——我们的诗歌声音”诗歌朗诵会。李一鸣、郭艳、王妍丁、李蔚超、王彦山、高鹏程、孙大顺、苏瓷瓷、张芳、霍君、刘雯、于德北、姜东霞、项丽敏、贺颖、程静、任海青、黎明泰、牛红旗、杜雅丽、尼玛次仁等先后上台朗诵了古今中外许多著名诗人及本届学员的多首诗歌作品。美籍华人、《21世纪中国诗歌》主编王美富,《青年文学》执行主编张菁也参加了朗诵会。学员们认为,诗歌是创作者内心的生活方式,是灵魂的华丽宫阙,是生命的幽径,是其在尘世之中与上帝、万物的私语。创作者往往选择以诗歌的名义,表达一种精神向度,呈现一种人生。

